

／李經澤、胡世昌

# 洪武剔紅漆器再探

兩年多前筆者在本刊發表了一篇

題為〈洪武剔紅漆器初探〉的文章（註一）。文中揭示了永樂元年明朝皇室饋贈日本國王的五十八件紅雕漆的清單，再按其中的尺寸、紋飾等從傳世品中辨別出一組可能生產於洪武年間的雕漆器，初步確立了該朝剔紅漆器的基本特徵。本文是〈初探〉的續篇，因為拙文發表以後，筆者陸續發現一些新材料，再從眾多的傳世品中，連同經科學發掘出土，有地層基礎的洪武瓷器標準器，再辨認了洪武剔紅漆器的一些特徵，草成此文，再供學者參考和指正。〈初探〉文中也提及三件剔紅盞托的下落。一件現藏日本，一件在北京，一在香港。三件

都同清單上所提盞托的形狀、大小和紋飾完全吻合。奇怪的是三件都帶有不同的年款。在日本收藏的無款（可能就是永樂帝送給日本國皇的那一件）、北京的帶永樂款、香港的是宣德款蓋在永樂款之上。作者在該文試圖解釋該現象之由來。在此不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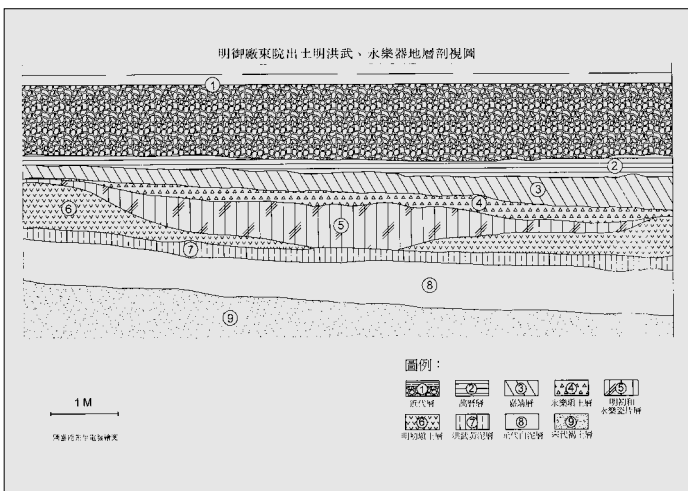
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比較詳細的著述始自波普（J. Pope），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在阿德卑爾寺院收藏的中國瓷器》專著（註二），不少西方人士隨後亦開始研究元代和明初瓷器。較為著名者除美人波普外，有英人艾狄士（J. M. Addis）（註三）和米妮（M. Medley）女士（註四）。他們對瓷器上的回紋和四季花紋等都有獨到的

見解。可惜他們有些把斷代的範圍訂得過於籠統和寬鬆，將青花和釉裡紅瓷器上各種花紋之中有些都包括在十四世紀之內，元代和明初的產品混為一談；有的則過於嚴謹，將十四世紀後半葉分期來研究，純粹以風格演變作為分析的基礎。

洪武青花和釉裡紅瓷器上，往往以四季花為飾。四季花為牡丹（春）、石榴（夏）、菊花（秋）和茶花（冬）。其中以菊花最易辨認，其花瓣狹長，由花心作放射性散出。石榴花花瓣之下有二叉形花托，為其他所無。牡丹與茶花花朵形狀相似，不易辨別。牡丹花的葉，近似菊花，是開叉的；石榴和茶花葉子的邊緣則較為圓滑和無叉。在辨別花朵品種時，葉子的形狀往往較為重要。

中國裝飾圖案，在不同質料的文物上常用共同的式樣。瓷器上和漆器上的花紋也時常相同。近讀劉新園《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以下簡稱劉書），多所啟發，有些青花和釉裡紅瓷器上的花紋，屢見於漆器之上。該文介紹了一九九四年景德鎮考古研究所明御廠東院遺址地下發現的瓷片堆積（註五）。該文化堆積自宋元至

近代共分九層（圖一），明初官窯瓷片堆積在第四層和第七層之間。所獲瓷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能對合復原，而復原出來的器皿幾乎都有一些缺點。該次發掘的最重要成果是在第七層洪武黃泥層中找出帶有洪武初年浮梁縣丞趙萬初銘的殘瓦，提供了可和文獻對照的確切科學地層斷代依據，也第一次解開了洪武瓷器的真實面



圖一 明御廠東院地層剖視圖 摘自劉書頁二十

目。是次發現對洪武瓷的研究，至為重要。

發掘出土，復原之後元代青花盤最大者四十八公分，而洪武的一般都在四十八公分以上，最大者可達五十六公分。又以玉壺春執壺為例，洪武的壺柄內外都有花紋。永樂和以後的壺柄，祇在柄外繪上花紋，柄內則無。

圖二所示的青花大盤，明御廠遺址出土，口徑五八·二公分。盤心繪

湖石和四季花紋。牡丹居中，最上為石榴，左右為茶花和菊花，每樣四朵。內外壁亦作同樣的纏枝四季花紋。口沿則為青花地白卷草紋。圖三洪武青花十二菱瓣式盤。出土處同前。口徑五五公分。如前所述，盤口碩大也是洪武時代青花瓷器特徵之一。該盤口沿畫香草紋，下飾雙回紋（或稱S形回紋）一週。內外壁分為二十四稜，順序繪四季花，牡丹、石榴、菊花、茶花二十四朵，每種六



圖二 洪武 青花圓盤 口徑58.2公分 1994年珠山東門頭出土  
摘自劉書圖19



圖三 洪武 青花口盤 口徑55公分 1994年珠山東門頭出土  
摘自劉書圖35



圖四 洪武 釉裡紅碗 口徑20.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元代 青花罐 高39.4公分  
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

次。盤心繪湖石牡丹，亦圍以雙回紋一週。這是一件很標準的洪武器：碩大、口沿上的香草紋，內外壁的折枝四季花，盤面的雙回紋，都是該朝的特徵。洪武時期的回紋，多數已成正反相連，二回一組的結構。漆器上的回紋也有同樣的表現。可見於〈洪武剔紅漆器初探〉文中的圖五、八、九、十、十一、十四（註一）。米妮女士稱之為「S形回紋」亦頗為恰當。

圖四洪武釉裡紅碗，牡丹紋，口

沿內外及圈足均飾雙回紋一週。外壁繪纏枝牡丹紋。元代的回紋多數是獨立的，一回一組，米妮女士稱之為「C形回紋」，有時稍為傾斜（圖五），永樂及其後則多數是連續性的，有明顯的不同。

圖六是一件重要的剔黑連座大碗，現藏德國斯圖加特市林登博物館（LINDEN MUSEUM, STUTTGART）。碗口直徑二〇·八，高一〇·一，座直徑一九·三，高九·二公分。碗身飾鳳鳥一對和牡丹紋，座腳祇飾牡丹



圖一〇a 洪武 剔紅方盤 長39.7，寬40.0，高5.5公分  
日本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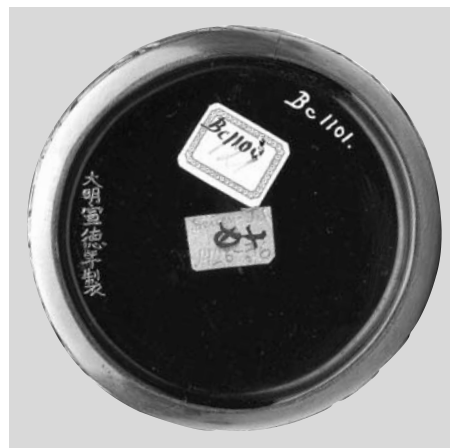
圖一〇b



圖一〇c



圖一〇d



圖八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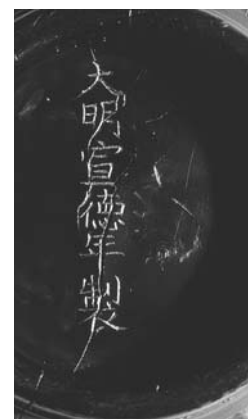
圖九a 洪武 剔紅花瓶 口徑6.1，身徑9.2，高16.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a 洪武 剔紅花瓶 口徑6.0，身徑9.2，高16公分  
丹麥國立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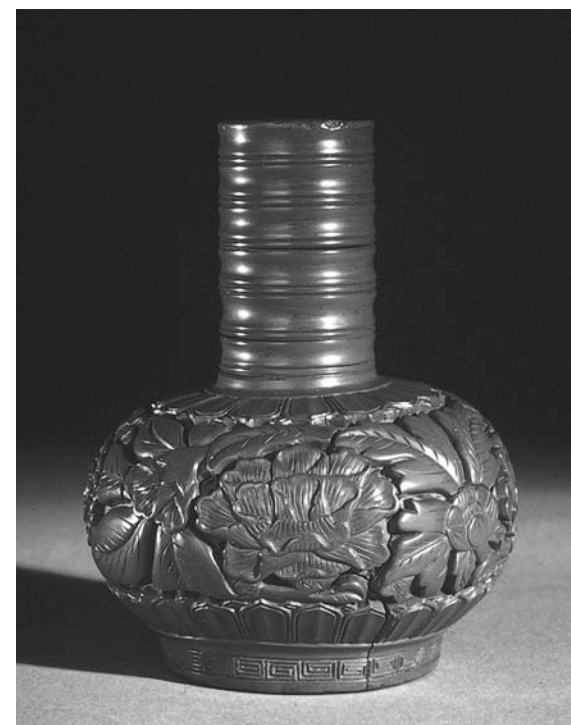
圖九b



圖七b



圖六 元 剔黑連座大碗 碗口徑20.8，高10.1，座直徑  
19.3，高9.2公分 德國斯圖加特市林登博物館藏



圖七a 洪武 剔紅花瓶 頸徑3.2，身徑6.3，高10.9公分  
倫敦大英博物館藏

紋，座面上刻四如意頭形開光。剔黑漆中可見多層色漆，由上至下為黑、紅、黑、紅、綠、淺棕（可能原為黃色）。圈足和座面的邊緣均刻單回紋一週，回紋是獨立的，一回一組。從整體風格來考慮，我們認為此碗是元代的製品。

倫敦大英博物館藏剔紅花瓶（圖七 a、b）。瓶頸作竹節形，瓶身刻四季花：牡丹、石榴、菊花和茶花各一朵。瓶身近頸處和瓶身近圈足處均刻蓮瓣紋一週。圈足剔雙回紋。瓶底正中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製」六字，左足仍可見被塗掩的「大明永樂年製」款。此瓶不祇尺寸和花紋與永樂元年明成祖（永樂帝）饋贈日本國王剔紅漆器清單上所載的差不多完全吻合，也與其他已知洪武武樣剔紅漆器相似，是故筆者在〈初探〉已將此瓶訂為洪武剔紅標準器之一。永樂和宣德款俱為後來所漆刻。

丹麥哥本哈根國立博物院有一件剔紅花瓶，早至一八七八年已入藏（圖八 a、b），瓶頸刻牡丹花，瓶身刻四季花：牡丹、石榴、菊花、茶花各二朵。口沿飾雙回紋一週，紅漆中露黑漆一道。該瓶裝有金屬插筒一

個，瓶底髹棕色漆，左方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製」，蓋在被塗掩的針劃「大明永樂年製」款之上。雖然有此兩款，也應該是洪武時代的產品。其花卉刻工，整體風格也和上述竹節形瓶，基本一致。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現藏剔紅花瓶（圖九 a、b）大小與形狀與前者甚為接近。頸刻牡丹、石榴花。瓶身除了洪武器常見的四種四季花之外，還加上了薔薇和梔子花。口沿亦飾雙回紋一週。永樂款一般都是用細針劃在器底左方，不知何故，此款卻劃在右方。在右底有永樂款的漆器，多數都可被訂為洪武朝的產品，例如台北的花瓶（圖九），日本的方盤（圖一〇 a、b、c），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盞托（圖一一 a、b），（註六）和日本私人藏的剔紅多種花卉圓盒（圖一二 a、b、c）（註七）等。

日本私人收藏一件正方形剔紅人物盤（圖一〇 a、b、c）長三九·七，寬四〇·〇，高五·五公分。盤面飾人物樓閣，四側的內外壁均刻四季時花，每邊每一種花刻四朵，分別為牡丹、石榴、菊花、茶花，一共十六朵。在紅漆之中髹一道黑漆。在盤



圖一一a 洪武 剔紅盞托 徑12.5，高11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一b



圖一二a 洪武 剔紅圓盒 徑19.5，高9.2公分 日本私人藏



圖一二b



圖一二c

底正中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製」六字楷書橫款，係後代加上。在右底側仍隱約可見被塗掩的針劃永樂款，與台北故宮博物院花瓶右底的永樂款在同一位置，即器底的右方。值得再提的是此方盤的圈足亦飾有雙回紋一週，見本文圖三、圖四、圖六、圖七、圖八，也是洪武朝漆器特徵之一。

倫敦維多利亞艾伯特博物館收藏了一件又著名，又重要的剔紅龍鳳紋大桌（圖一三a、b、c、d）長一九·六，寬八四·五，高七九·二公分。桌面如意形開光內飾龍鳳各一，遨遊在滿佈番蓮紋之上。開光之外和在長方形框之內的四角均刻鳳紋，及以牡丹、石榴、菊花和茶花為代表的四季花紋。長方框外四邊飾龍鳳和番蓮紋。桌上各處，桌柱內外滿佈花卉紋。所有抽屜外壁亦作龍鳳和番蓮紋，並圍以雙回紋一週。紅漆裡可見一層黑漆。

在桌底橫樑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製」橫款。到現在為止，所有的宣德橫款都是後來才加上去的。此桌和日本方盤上的宣德款字體極為相似，但是從剔紅風格，桌面四角的四季花，

每角一種花紋，和雙回紋式樣來看，都是洪武時代的製品。宣德款字很可能是在乾隆時期才加上去的。

永樂和早明漆器，多數以人物故事或花卉為主，龍紋或花鳥紋次之。以花卉紋為主的雕漆，花朵的數目，小的祇有一朵，二朵者分佈成三角形，其他則在正中以較大花卉為主，四週傍以同類較小的花卉三、四或六朵。

日本私人藏一件剔紅花卉圓盒（圖一二）（註七），直徑一九·五，高九·二公分。正中刻蓮花一大朵，圍以菊、牡丹、茶、薔薇多種花。盒邊飾薔薇、蓮、石榴、菊、茶花、梔子花、牡丹和芍藥。紅漆中髹一層黑漆。在盒底右方（不是左方），針劃「大明永樂年製」六字款。此盒亦應為洪武時期的產品。

一九六二年英人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代表倫敦東方陶瓷學會將一件剔紅鳳紋花卉大圓盒送給瑞典國王作為八十歲壽辰禮物（圖一四a、b）（註八），是傳世最大的剔紅盒。直徑四三·四，高八·五公分。盒面飾鳳凰成對，一向上飛，一向下飛。一長尾，分成七條羽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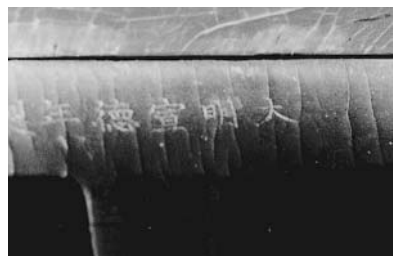
圖一三a 洪武 剔紅大桌 長119.6，寬84.5，高79.2公分 倫敦維多利亞艾伯特博物館藏



圖一三b



圖一三c



圖一三d



圖一四a 洪武 剔紅大圓盒 直徑43.4，高8.5公分 瑞典遠東文物博物館藏



圖一四b

短尾，尾呈火焰狀。蓋面最下為湖石，上出牡丹、薔薇、石榴、芍藥、茶、菊多種花卉。一般早明雙鳥花卉盤或盒多用素黃漆作地。此盒則改用紅漆雙框八角星紋為錦地，紅漆中露黑漆一道。

盒邊立牆飾三十二朵花，分為六種，但薔薇及牡丹均重複一次，每種四朵，上下成對，一向上，一向下，順序為木芙蓉、薔薇、牡丹、茶、菊、石榴、牡丹、薔薇共六種。盒底髹棕色漆。左方近邊處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製」豎款，蓋在被塗掩的針劃永樂款上。兩款均後加。按風格、大小，和盒面的多種花花紋來看，我們也認為此盒亦是洪武年間製品。

英國牛津大學阿斯姆倫博物館 (ASMOLEAN MUSEUM) 收藏一件剔紅花卉大圓盤(圖一五 a、b) 直徑五四·三，高六·二公分。盤面滿刻牡丹、菊、茶、梔子、蓮、梅各種花卉。外壁亦飾花卉，紅漆中髹黑漆一道，盤底棕色漆。近左足處刀刻填金「大明宣德年製」豎款，蓋在被塗掩的針劃「大明永樂年製」款之上。我們也認為這是一件洪武時期的產品。

### 小結

自從拙作〈洪武剔紅漆器初探〉發表後，按照我們認為的洪武漆器特徵，對比了不少傳世標本，發現許多與明初雕漆款式和斷代有關的問題都得到較為合理的解釋。

本文試將當時的瓷器和漆器作一比較，發現洪武瓷器一般在四十八公分以上，最大的達五十六公分。元代大盤最大者直徑四十八公分。洪武時瓷器喜用四季花(牡丹、石榴、菊、茶四種)和雙回紋作為裝飾，洪武漆器也有同樣的表現，不僅器形巨大(圖一〇、一一、一三、一四)；器形特殊(圖七、八、九、一〇)，有的器面刻多種花卉(不祇一種)(圖一二、一四、一五)；雙回紋(圖七、八、九、一〇)，右永樂款(圖九、一〇、一一、一二)和祇用牡丹、石榴、菊、茶四種四季花紋為主要紋飾(圖七、八、一〇)。

當然上述洪武剔紅的各種特徵，祇是斷代的依據之一，有時也會發現例外，不能全部以它為準。

### 鳴謝

本文得以順利完成，有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林業強館長鼎力協助和供給寶貴的意見，並獲各博物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景德鎮古陶瓷研究所，大英博物館，維多利亞艾伯特博物館，阿斯姆倫博物館，克利夫蘭博物館，林登博物館，丹麥國立博物院，瑞典遠東文物博物館及私人收藏家提供圖片，均在此鳴謝。

### 註釋

- 一、李經澤、胡世昌：〈洪武剔紅漆器初探〉，台北：故宮文物月刊，二〇〇一年七月，頁五六至七一。
- 二、J. A. POPE, *CHINESE PORCELAIN FROM THE ARDEBI SHRINE*, WASHINGTON: FREER GALLERY OF ART, 1956.
- 三、J. M. ADDIS, "A GROUP OF UNDERGLAZE RED", LONDON: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1968. 又同刊 "APOSTSCRIPT", 1964:166.
- 四、M. MEDLEY, "THE YUAN-MING TRANSFORMATION IN THE BLUE AND RED DECORATED PORCELAIN OF CHINA", *ARS*

- ORIENTALIS*, VOL. IX, 1973.  
及同刊 *YUAN PORCELAIN AND STONWAR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4.
- 五、劉新園：《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台北：鴻禧美術館，一九八六。
  - 六、《中國漆器全集·5明》圖一六六，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五。
  - 七、胡世昌：《中國漆藝三千年》，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圖二十九，一九九三。
  - 八、JAN WIRGIN, "AN EARLY 15th CENTURY LACQUER BOX", STOCKHOLM, *BULLETIN OF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 38, 1966 PLATE 1-6.

